

关于地质学中几个名词正确使用的建议

编辑女士/先生:

想提这个建议由来已久,但由于种种原因而终未能成文。最近有一件事使我感到“如骨鲠喉”:翻阅刊载于《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论文集》(地震出版社,1998)中拙作“华北克拉通早前寒武纪蒸发岩”一文时,发现原稿明明写着“夕线石”的地方,未经本人校稿,统统被改成了“硅线石”。联系到其他一些问题,觉得很有必要给学术期刊和学术机构反映一下意见。

1. 从“斜方”和“正交”说起

五年前在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前去请教物理学家李方华院士。谈话中听出她对地质学家和矿物学家的“不解”。她说:“你们地质学家为什么把正辉石称作斜方辉石呢,它属正交晶系,没有一点‘斜’的意思”。回来我翻阅了几本结晶学、结晶化学和矿物学的书籍,的确如李先生所说,化学和物理书籍,例如唐有祺的《结晶化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65)、《对称性原理》(科学出版社,1977)、王煜的《位错》(1984)等都称正交晶系。《对称性原理》一书中有“正交单位”与“正交点阵”的提法。《结晶化学》中也提到“正交角闪石”。此外,《晶体学导论》(王英华,1989)、《X射线晶体学》等物理学和材料学论著中也把“orthogonal crystal system”与“orthorhombic system”称为正交晶系。而地质学家撰写与翻译的有关结晶学书籍,如郑轶的《结构矿物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邵克忠的《矿物的原子结构》(地质出版社,1959)和彭志忠的《结晶学教程》(地质出版社,1961)都把它称为“斜方晶系”;相应的矿物称“斜方某某(矿物)”。其实这种矿物的晶胞 $a \neq b \neq c$, $\alpha = \beta = \gamma = 90^\circ$,没有“斜”的意思。有些工具书在说到“正交晶系”时下注有“也称斜方晶系”(如《辞海》),或在“斜方晶系”(orthorhombic system)后标明“也称正交晶系”。如国家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主持编写的《地质学名词》(科学出版社,1993);而《化学名词》

(科学出版社,1991)只称“正交晶系”,没有“也称斜方晶系”的注释。查阅了这些资料后,我觉得李先生的建议很有道理,应该引起地学界的重视。地质学、矿物学对同一事物(矿物)应该取与物理学、化学相同的名称。

其实,南京大学地质学系岩矿教研室所编的《结晶学与矿物学》(地质出版社,1978)和罗谷风的《结晶学导论》(地质出版社,1984)早在多年前就已经是这样做了。他们把“orthorhombic system”称“正交晶系”,例如,红柱石、夕线石、橄榄石等都属于正交晶系。把辉石分成正辉石(orthopyroxene)和斜辉石(clinopyroxene)亚类。我注意到近几年来北京大学在地质教学中也已有更正的趋势。可是南京大学后来出版的教科书,如罗谷风主编的《基础结晶学与矿物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不知为什么又把正辉石改称为斜方辉石,但辉石分类中仍用正交晶系:“辉石族矿物结晶成正交晶系或单斜晶系,因此可进一步分为斜方辉石亚族和单斜辉石亚族”。这里的斜方辉石和单斜辉石无论是结晶学的事实,还是从上下文连接来看都不如原来的正辉石和斜辉石好。

我建议地质学界对以前的习惯称谓予以更正,以利于不同学科间的交流和渗透,利于地质学的发展;同时建议地质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在适当的时候研究一下上述问题。

2. 关于“硅”字的扩大化

自从化学元素 Si 从汉语旧称“矽”改为“硅”以来,一些地质学与矿物学名词也随之改变:虽然把“矽卡岩”称为“硅卡岩”者还不多见,可经常有人将“夕线石”称为“硅线石”。窃以为这是甚为不妥的。“矽卡岩”的原文 skarn 源自瑞典的一个老的采矿名词(Glossary of Geology American, Geological Institute, 1973),是芬诺斯堪的亚(Fennoscandian)地质学家用来称铁矿的硅酸盐脉石尾矿,其时代为太古代,后来扩大到适用于所有时代的这种岩石。它的矿物组成主要有角闪石、辉石和石榴子石等,且往往指灰岩、

白云岩与岩体的接触带交代生成的岩石。有人将其写成“夕卡岩”,似乎是由于“矽”改“硅”,连“矽”字也不能用了,只好用“夕”字代替。其实,据知医学界对“矽肺病”并没有改称“硅肺病”,仍然沿用“矽肺病”旧称。

把夕线石改称为“硅线石”更是没有道理的。夕线石(sillimanite)确实是一种硅酸盐,但它的定名是为了纪念德国本杰明·希里曼(Benjamin Silliman)教授(W. A. Deer 等,1982),虽然音译与意译兼而有之,但主要是音译。

所以我认为,不能以“矽”改“硅”而扩大至所有带“矽”的名词。特别是 sillimanite 和 skarn 这些音译的矿物更不能带“硅”字。如果一定不允许用“矽”,“夕”应该是可取的。

3. “钽”和“铈”字怎么读?

最初听到地质学的老师把“铈铁矿”读成 lù ě 音落)铁矿时十分惊讶。因为中学的化学课“重铈(g ě, 音各)酸钾”的读音已深深地印在脑子里;可是后来见地质界不论是老专家还是一年级大学生都把“铈”字念成“落”音,也就“见怪不怪”了。

词典上“铈”字有三个读音:lù ě 音落)、g ě 音各)和 g ě 音葛),分别有不同的意义。作为化学元素“铈”读 g ě 去声);作为兵器的“铈”念 g ě 上声);“铈”字念 lù ě 含义是剃发,如“须发自铈”。这样看来,“铈铁矿”无论如何不能读“lù ě 铁矿”。

很多地质工作者将“钽铈铁矿”读成“钽(d àn, 音淡)铈铁矿”。可正音应读为 t àn (上声);作为 tantalum 的音译,“钽”字也应读 t àn (《现代汉语词典》上注音)。

我听赵宗溥先生讲过一个故事。他说矿物的“矿”本来是读 g ōng (上声,音巩),有一次李鸿章视察门头沟矿务局,误将矿务局的“矿”字读做 kù àng。从此这个矿字也就多了一个“kù àng”的读音。事后我查了字典,果真如此:《现代汉语词典》上注有“旧读 g ōng”。那时是“法不责官”而从官,连一个字的读音都要按照中堂大人的错误来“修正”。

还有很多人将分散元素“铈”(t ā 阴平),读成了秤砣(tu ó 的“砣”(现在秤砣写成“砣砣”)。

4. 楣石的“楣”字应该怎样读?

“楣”字是否是地道的汉字,我说不清楚,因为有些并不算小的字典上根本查不着这个字。上了大学

才接触这个字,读音当然跟着老师学。《辞源》(商务印书馆,1989)注明这个字意为“门槛”,“为楔的异体字”。读音是 xi ě 去声)。辞海(上海词书出版社,1979)上则明确写着“楣石为矿物学名词”,注音也是 xi ě。学术会议上提及这个矿物,则读音五花八门。我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个字的读音有“地域性”。有的大学出来的学生读 sh ā (阴平,音烧),有的大学毕业的学生读 xi ā (音硝),有的学校出来的学者则读 xu ě (音血),还有的读 xi ě (音楔)。这些读音看来都符合“汉字念半边”的“规律”。究竟谁对,无人在意。每个人都相信自己的老师。我以为,为了方便交流还是统一的好:建议都按《辞海》和《辞源》上的注音 xi ě 音谢)。

5. 有关工具书

我翻阅过几本英汉、俄华地质词典和几本工具书,对一些名词没有很好的界定,更觉得地质学界的权威机构有必要对这个看来不算问题的问题给予统一。否则,实在太混乱了。试举几例:

(1)《俄华简明地质词典》(中国工业出版社,1965)中,СИЛИМАНИТ(sillimanite)的译名是“硅线石”,其后又在括号中标出“矽线石”三字。СКАРН(skarn)的译名是“矽嘎岩”,也在后面括号中注明“斯卡岩”。不知是否都是表示“又名”或“同名”?

(2)《俄华大辞典》(商务印书馆,1963)中的СИЛИМАНИТ和 СКАРН的译名分别是“硅线石”和“矽卡岩”(斯卡隆)。

(3)《英汉综合地质学词汇》(科学出版社,1985)中将 sillimanite 译为“夕线石”,skarn 的译名是“夕卡岩”。

(4)《英汉常用地质学词汇》(武汉地质学院外语教研室编,地质出版社,1980)中的 sillimanite 译名是“硅线石”,skarn 的译名是“夕卡岩”。

(5)《英汉地质词典》(地质出版社,1983年)中将 sillimanite 译为“夕线石(硅线石)”,skarn 译为“矽卡岩”。

(6)《地质学汉语叙词表》(地质矿产部全国地质图书馆,1984)中有用“硅线石”也有用“矽线石”,但不译为“夕线石”。skarn 译为“矽卡岩”,不译为“夕卡岩”。

(7)《汉语主题词表》(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上也有“硅线石”。此表中把“楣”字注音为 xi ě 阴平)

而不是 xi ě(去声)。

(8)《地质学名词》(科学出版社,1993) sillimanite 是“夕线石”,skarn 为“夕卡岩”。如前所提及,在斜方晶系的后面注明“也称正交晶系”。同样是该社出版的《化学名词》(1990)中却只有“正交晶系”,并未注“也称斜方晶系”。

看来人们用来“统一”的词典本身就很混乱,并不统一。教科书中这些字的用法更是五花八门。对多年从事地质工作的学者,这不是问题,谁也不会搞错,不管这些字怎么读,怎么写,都无所谓。可是为了统一和净化祖国语言,为了使地质学的接班人进入大学时不再有我们当年的困惑,培养下一代正确使用母语,为了便于各学科之间的交流和渗透,为了

发展地质事业,不管从哪一个角度讲,统一名词是必要的,有好处的。因此笔者建议地质学的权威机构出面予以统一。

以上几点意见是否正确,还是“太较真儿”了,请广大地质工作者批评。

顺致

编安!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阎月华

2000年元月3日

编者的话

编完这篇文章,意犹未尽,遐想联翩。

遐想之一,阎女士的那篇“明明写着‘夕线石’的‘华北克拉通早前寒武纪蒸发岩’的论文,如果到了我们手中,也是要被改的:‘夕线石’将会被改成‘矽线石’,据我们所知,如果到了地质出版社,也会作同样的修改,而到了科学出版社的编辑们手中,则会‘原封不动’。不巧,这本论文集是在地震出版社出版,自然会被改成他们认为正确的‘硅线石’了。这说明一个问题:不同的出版社和不同的期刊编辑都有自己认为正确的一套,因此有统一之必要。

遐想之二,你说“夕线石”(sillimanite)被改成了“硅线石”,还有人认为另外一个与它读音很相近的“硅灰石”(wollastonite)应该被改回来,写成“矽灰石”或“夕灰石”。理由很简单:你不是说不能由于“‘矽’改‘硅’”,连‘矽’字也不能用了吗?因此我保留“矽线石”一名。

遐想之三,在一些学术会议上,“铬(lu ò 铁矿)”、“钽(d àn)铌铁矿”、“榍(sh āi、xī āi、xu è xi ē 石)”之“声”不绝于耳,人们却习以为常。

遐想之四,“没有一点‘斜’的‘斜方辉石’”照样印刷在学术书刊上;“氦”、“胺”、“铵”的混用、乱用,“潟(x)湖”变成“泻(xi è 湖)”,“石榴子石”变成了“石榴石”或“柘(zh è 榴子石)”,“叶蜡石”变成“叶腊石”等等,依然悠荡在各个出版社之间,出现在各种地学学术期刊上。人们却默默地接受着它们。

还有一些遐想就“出格”了。编者注意到最近几年的非地质专业书刊、报纸上,频频出现地质学的专业名词。比如:板块、品位、断层等等。特别是“品位”一词,与含有“品尝”之意的“品味”近音,而“用途”却愈来愈广:一些小说、散文拿它作形容词,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这个人真没品位”。这里的品位似乎不能用文学家常用的“品味”来代替,更与矿床学中的“品位”相差十万八千里。这一“借用”,走了样,变了味。

这样一遐想,似乎海阔天空,没边了。其实还是有一个中心的:专业名词要统一,语言、文字要规范;其好处在阎女士的文中已说得很透彻。作为编辑,我们觉得这种规范对于一份学术期刊来说涉及期刊的质量,是学术期刊的生命线。这个问题现在由读者提出来,当然是“正中下怀”。所以不妨多一点“遐想”,以期引起地学界同仁、学会会员以及作者和读者们的注意。

借此“作者·编者·读者”栏目一端,“瞎想”一通,也作为编者与读者、作者的一种交流;目的是为了提高期刊的质量,论文的水平,增强学术交流的社会效益。